

香港戲劇史
個案研探



紅與劇藝：

學聯戲劇節初探

香港戲劇史
個案研探



紅
與劇藝：

學聯戲劇節初探

「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系列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策劃，目的在於有步驟地透過開展一些本地重要劇團、類型、現象等的研究，以個案方式回顧本地戲劇發展脈絡，呈現整個香港戲劇發展的圖像，同時初步整理、保存戲劇史料。

首辦於一九六六年的「學聯戲劇節」，是火紅年代香港大專學界、劇界以至文化界的年度盛事。戲劇節在「鼓勵創作、砥礪劇藝」的前提下，醞釀了很多回應社會和時代的作品，迸發了不少青春的劇運火花。很多當時的參與者，後來也以不同形式投身劇藝，成為劇壇的中流砥柱；雖然戲劇節在八十年代中停辦，但卻是本地戲劇發展的重要一章。本書一方面初步梳理戲劇節的源起和發展，探討其在香港劇運的獨特意義；同時亦透過與劇人和藝評人的訪談，呈現戲劇節的不同面貌和時代聲音。



01471416



IATC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re Critics (Hong Kong)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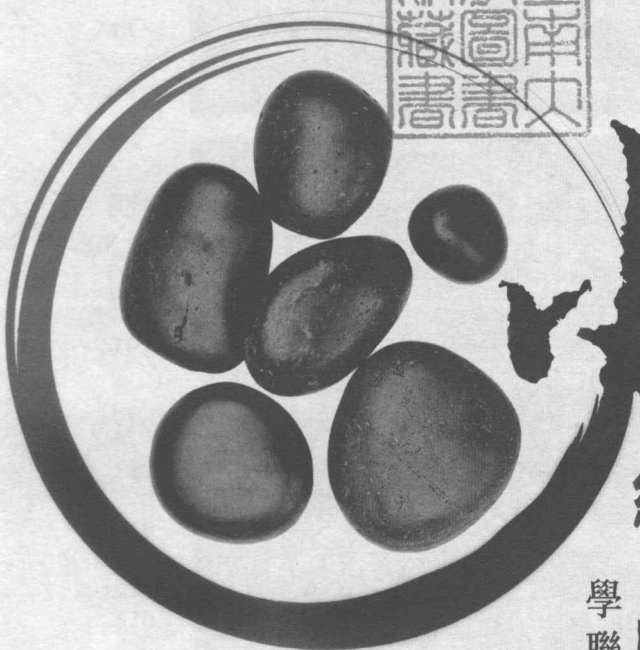
ISBN 978-988-15076



9 789881 5076

港台書

香港戲劇史
個案研探



紅
與劇藝：

學聯戲劇節初探

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 火紅與劇藝：學聯戲劇節初探

系列策劃 / 顧問：張秉權

研究員：梁偉詩

執行編輯：朱琮愛

封面設計：fansangönei

內文設計及印刷：嘉昱有限公司

©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未經版權持有人書面許可，不得作任何形式之翻印、轉載或翻譯。

資助：香港藝術發展局

出版：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港灣道2號香港藝術中心12樓1201-2室

電話：(852) 2974 0542

傳真：(852) 2974 0592

網址：<http://www.iatc.com.hk>

電郵：iatc@iatc.com.hk

定價：港幣60元

2011年12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8-15076-4-8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為藝發局資助團體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目錄

7	總序：誰說得準呢？
9	序
11	尋找大學生——回頭看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學聯戲劇節
39	消失的歷史——學聯戲劇節研究
	訪談：
55	開拓與傳承——專訪蔡錫昌
65	火紅的開展——專訪陳麗音與張棧祥
84	藝術追求目標明確——專訪盧偉力與鄧樹榮
100	聽聽劇評人怎麼說——專訪陸離與古兆申
	劇評選輯：
109	第六屆大專戲劇節觀後感 幾點意見的補充(1)及(2)
116	關於戲劇節以及三個劇本的一點交代
118	學運與學生劇運(節錄)
120	評第十屆學聯戲劇節——劇運的初春(節錄)
123	大專人物與社會生活——第十八屆學聯戲劇節 觀後
	附錄：
126	學聯戲劇節演出一覽(初編)
160	鳴謝

總序

誰說得準呢？

文：張秉權

無論是否承認這是個「後現代世界」，無論是否承認「後現代世界」的特徵是壓縮時空，是磨平深度，我們的確處於一個輕視歷史，只重即時的世代。

表演藝術的「現場性」使這個世代特徵顯得更形合理。我們要面對即時的觀眾，我們希望觀眾有即時的反應，我們要取得觀眾對這個戲的即時觀感……。當光影褪去，人散場空，留下來的，就只讓數字來發言了。這些以人、以銀元為單位的數字，甚至成為這個作品那個作品是否值得「復活」起來再見觀眾的主要考慮。

戲劇「演出」當然不是為了未來的觀眾。但是，未來的觀眾，會不會從現在或過去的作品中找到值得欣賞的東西？無論那是「演出」的記錄，還是配合「演出」的其他資料，例如劇本，例如背後的經驗？

總有一些東西是超越「即時」的。我們深信。

在「歷史」作為獨立科目，漸漸要淡出此地的學校課程的時候，身邊有人溫柔地用遊歷、記述、攝影、出版等手法，勇猛地以集會、示威等姿態，努力要讓過去留下。

我們現在做的，或許是類似的一種努力。演出過去了，人與團都淡出了，但是，曾經有過的不會「都」過去。經過有心人的時空「壓縮」和「還原」處理，它們甚至會更顯美態，更能為現在與未來的人所理解。

誰能說得準呢？

序

文：梁偉詩

「香港專上學聯戲劇節」在香港戲劇史上，有著非常獨特的位置。作為「學聯戲劇節」的研究者，我們站在廿一世紀的新世代，嘗試為香港戲劇尋根——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四年，學聯戲劇節這項特定歷史產物，始於「認中關社」終於藝術探索，即使後來在百花齊放的戲劇藝術氛圍中淡出，學聯戲劇節絕對是香港戲劇史上繞不過去的一頁。因此我們把對於學聯戲劇節的梳理，命名為《火紅與劇藝：學聯戲劇節初探》。

《火紅與劇藝》考察了六、七十年代香港知識精英，如何把滿腔熱情投放到一體兩面的學運與劇運，及至八十年代的青年戲劇愛好者，已不再滿足於學聯戲劇節所搭建的藝術平台，各自轉向其他戲劇藝術場域另闢蹊徑。

廓清學聯戲劇節的發展之路，固然可以了解香港戲劇如何從蒙昧的激情，走向有意識的藝術探索；然而，更關鍵的是，學聯戲劇節凝聚和網羅了大批當時潛質優厚、才華橫溢的戲劇人才。他們有的是四十年代「南來文人」的後人、有的後來積極推動香港戲劇發展、有的經歷「學聯」洗禮後負笈海外研修劇藝。昔日青澀熱血的青年逐漸蛻變成長，並成為今天香港劇壇的中堅力量。

在《火紅與劇藝》中，我們打撈歷史碎片，在蛛絲馬跡中東拼西湊。除了學聯戲劇節走過的軌跡外，也窺見了香港社會發展的側面。從對祖國充滿天真想像到「學聯戲劇組」赴粵交流，學聯戲劇節的確是一面反映香港知識界回應社會和世界的鏡子，也照見了歷史的盲動和必然。

如果《火紅與劇藝》還有一點力量的話，我們相信那是它是一套真誠的紀錄，紀錄了當時香港社會上最有理想、最具前瞻性的大專學生，如何通過戲劇平台表達對世界的看法。哪怕學聯戲劇節到最後還是不能免俗地由盛轉衰，八十年代的第十六屆學聯戲劇節場刊中的〈主席的話〉，甚至歇斯底里地呼籲：「深深感到學聯確應重新檢討劇節的存在價值及舉辦的意義；而不應為傳統而辦劇節，更希望各院校學生會及劇社檢討參與的目的及精神。劇節是大專各院校的，假使大家覺得它沒有存在的價值，那又何必製造假象，使它外強中乾？」

學聯戲劇節研究計劃歷時超過兩年。謹此感謝為《火紅與劇藝》提供珍貴歷史資料和圖片、並接受訪問的各位劇界前輩和評論人，還有張秉權博士對我的信任、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同仁的協作。當中或許粗糙瑣碎，惟望拋磚引玉，為香港戲劇史的個案研究踏出勾勒的一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尋找大學生——回頭看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學聯戲劇節

文：張秉權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任何東西都有個發展的軌跡。香港的戲劇當然也是這樣，它之所以成為今天的這個樣子，是一些過去了的東西曾經為它起過或大或小的影響。學聯戲劇節肯定是其中之一。

【一】

要說這個節，首先得說說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這是個由大專同學組成的團體。

專上聯會的最主要工作，是自治，即是要促進大專同學的自治意識，提高其自治的能力。聯會闡明其目標有二，即代表香港出席國際性之學生活動及聯絡會員學院間之感情及促進彼此間之認識（見第三屆戲劇節場刊），這當然就是自治的意思。

本來香港只有一家大學，那是成立於一九一一年的香港大學，能夠有幸進入港大的人不多，因此，它被認定是培養精英，供應香港政府的管治人才，亦即協助殖民地統治的大學。然而，大學教育在六十年代進入一個關鍵的飛躍。隨著戰後嬰兒潮一代（the baby boomer）的成長，高等教育有其客觀需要，因此，眾多不同性質的專上學院陸續成立，這當然包括於一九六三年，由於教育界的長期爭取，香港政府終於答應在崇基、新亞和聯合三家書院的基礎上成立的第二家大學：中文大學。再加上其他不同性質的例如師資培訓和工業專門學校，莘莘學子升學的途徑增多了。

從此，儘管港大不免仍是「驕子」中的「驕子」，但是，其他院校的學生也不會認為自己完全不如人，而都期待把握專上教育的機會，磨礪自己，預備自己。六十年代，是個經濟雖未起飛，社會雖多不公，但是年輕人卻滿有向上意志的時期。能夠升讀專上學府，儘管不是港大（對大多數人尤其是中文中學學生來說，那是個太不現實的奢望），至少是讓自己進入人生另一階段的重要里程碑。

升大學，不只是由「中學」到「大學」那麼簡單，那是生命中實實在在的飛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治」的自覺與實踐。

是一九六七年吧？那時我進入中大新亞書院不久，忘記了是甚麼因緣參加一個領袖訓練營，那次訓練營的細節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唯一記得的，是住在香港大學的利瑪竇堂(Ricci Hall)，在營內活動的空檔，我在宿舍附近蹣跚，清晨午後，空氣異常甜鮮，這讓我想得很多。那是因訓練營的內容和環境氣氛帶來的想像，那是還未滿二十歲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我以後會是個怎樣的人？我可以怎樣善用面前的大學生活，以預備以後的一生？大學生在那個時候的比例遠比今天少，因此，從中學進入大學，剎那間，會覺得自己彷彿真的「成長」了，很多事情就放在前面等待我們去幹。

我後來真的「幹」了不少會社工作。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當了新亞的時事委員會主席。那時剛巧發生「珍寶島事件」（一九六九年三月），那是中蘇邊境的嚴重衝突，其性質固然是中、蘇兩國的邊界爭議，更折射到文化大革命和整個近代史帝國主義從覬覦到掠奪中國土地的歷史。時委會乃義不容辭地舉辦個圍繞這事件的講座，於是立刻去請嘉賓，借禮堂，出宣傳，議程序……，在很

短時間內便把講座辦起來。嘉賓講者之一是甚受學生尊重的歷史系王德昭教授。講座果然辦得及時！整個新亞禮堂（誠明堂）擠滿了觀眾，除老師和同學外，連一些校工都來了，不少人還要一直站著直到完畢，那委實是個求知若渴的年代！當然，這也跟這類活動是當時的新鮮事有關。

我還當了一年的學生會秘書，在處理大小日常事務外，也舉辦了不少學生活動，以至運動（包括反對中大臨時推出二年級升三年級「中期試」的措施），我因此沒有直接參與學聯工作的餘裕。多年以後回想起來，在那前後的一段時間，香港的大專同學確是勇於發聲的。港大的學生報《學苑》有好幾年還直接發行到報攤去，成為近百份報紙的其中一個選擇。大學生都自覺在社會中有一個位置，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也勇於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聲音，實在是有人聆聽的。

這是「自治」的具體實踐。

自治，也包括演出舞台劇。舞台真是個幻變魔法的地方！一切只從意念開始，從「無」，到「有」，然後，在舞台上創造出一個肖真的世界，其中仰賴的，正是多元的自治能力（那時，並不流行「創意」這個詞）。首屆戲劇節雖然在場刊〈獻詞〉中闡明它兼有「推進劇運，發揮戲劇對人生的啟示及教育」的目標，但籌委會主席李樹榮在〈我怎樣籌備戲劇節〉中，詳述經多次會議，多番努力而終於推出活動的過程，其促進辦事之效能，還是最著實的。當然，相比起其他藝術形式如音樂，有哪些選擇，比起舞台，更能讓人進入不同角色，發出響亮而立體的活生生的聲音？

戲劇節，因此成為專上學生聯會的選擇。

自然而然地，有些同學做了籌委，有些選擇做幕後工作，也有些走到舞台上……。

有些人真的具備這種舞台天分。最近和馮祿德談了一個下午，感謝他，他和我分享了聯合書院那幾年是如何營造了非常濃厚的演劇氣氛。他們：馮祿德、顧爾言、殷巧兒，加上林潔儀、黃裕鏗、陶衡、葉妙泉、羅觀翠等，各自帶著不同的才氣（例如馮和殷老早已經是朗誦比賽的冠軍常客）和性格，因緣際會在同一個校園裡搞戲，藉著戲劇，既滿足了表演慾，也親炙了藝術創造的滿足，同時也讓彼此的劇藝水平得到提升，從而更鞏固和深化對戲劇的熱誠。以馮自己為例，便是由演（第一屆的《求婚》和第二屆的《皮大衣》）而編而導，第四屆的《晚間的來客》就是他身兼編、導與演的作品。這一群有較高表演水平的同學能夠互相砥礪合作，因而營造得很好的藝術風氣。甚至由於學聯戲劇節獲獎的鼓勵，校內的戲劇也因而發展蓬勃，就以《快樂旅程》為例，這個翻譯劇是社會科學院的作品，因在校內的院際戲劇比賽得獎而代表聯合參加第三屆學聯戲劇節，又再次奪得多個獎項。是這種由外而內，又由內而外的戲劇風氣，互相激盪，使聯合書院在好一段時期成為大專戲劇的翹楚，也是其他院校「見賢」以「思齊」的對象。

當然，這也得歸功戲劇前輩的支持。姚克教授，作為聯合書院的老師，提供了很大的推動力。至於黎覺奔、鮑漢琳等以導演、顧問，以至評判身份的循循善誘，也是一功。至於李援華早就透過較紮實的劇本，協助羅富國師範學院同學打好戲劇基礎，就更是眾所周知的事了。

這段搞戲的經驗，當然是滿有「自治」意義的。馮祿德回想演

《皮大衣》的時候，怎樣千辛萬苦去找一件合乎情節需要而「可以上舞台的」皮大衣，便猶有餘悸，更有餘欣。「那是一件絕不能少的關鍵道具，假如不是得到書院副院長方心瑾太太的慨予借出，戲就演不成了！」他說。可以想像：尋找大衣，借得大衣，使用大衣，保存大衣以至歸還大衣，每一個環節都是叫人膽戰心驚的過程。而終於一切順利，那個戲並得到肯定，那是何等樣的滿足？

從自治開始，到戲劇經驗的累積，戲劇能力的提高，在馮祿德來說，反映於他在第四屆的參與。那一年，規定要同學自己寫劇本，因此，他便以自己喜歡的足球為題材，寫了個《晚間的來客》。他說他那時社會意識不怎麼強，民族意識卻是濃烈的，所以便寫了個足球隊到大馬踢國際足球賽的戲。他還兼任舞台設計，努力去租合適的傢俬，使整個佈景果然有些馬來亞的味道，因而兼得最佳舞台設計獎。此後，他對舞台劇的鍾情數十年如一日，那一段難忘的學聯歲月，應是個絕對要緊的理由。

那真是個讓年輕人在各方面得到盡量發揮，讓年輕人超越自己的時候。戲劇，在六十年代末，乃成了這一群人的選擇。在生命軌跡來看，這個選擇對有些人是偶然，而對有些人，或者是必然。

【二】

升大學，真的不只是由「中學」到「大學」那麼簡單，那確實是生命中實實在在的飛躍。其中同樣重要的是：「理想主義」的滋長與落實。

這理想，順理成章的是從自己開始，從提升自己開始。首先是社會經濟地位，然後，是眼界。

今天最窮的人假如不是露宿街頭或天橋底，便是住籠屋或者「劏房」，而幾十年前則是山邊的木屋。因大陸政治劇變，大量內地人民湧到香港，加上和平後嬰兒人口暴增（「家庭計劃」是五十年代慢慢因需要而形成的意識——請不要忘記，避孕丸還是六十年代的產物），對大多數香港人來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是個相對自由，但卻非常貧窮的社會。大量居民聚居在依山而建的木屋區。香港的第一批公共房屋（那時叫「徙置區」），是因一九五三年聖誕夜石硤尾木屋大火後，要「徙置」居民才興建起來的。

木屋最怕的就是火了。石硤尾大火的時候，我家就住在另一個山邊，隔著山谷望過去，也感到一股推湧而來的灼熱。大火停了，過了大概兩天，大人就叫我們這些小孩子到災場去，在焦烘的氣息中翻檢餘燼，希望從中掇拾一些可以賣錢的東西，例如銅盆、鐵器之類。我在災場檢了一整個下午，然後，雙手以至一身黑黑的，捧著一大堆「收穫」回到家裡，卻叫媽媽大失所望。因為，那都是燒剩了的書。原來我在災場裡偶然發現一堆雖熏黑而仍勉強可讀的書，我翻呀翻的，在半懂半不懂之間，看出不少趣味來。於是，就這樣，蹲在災場半天，就檢拾了一大堆書本。那堆書的內容當然都已忘掉，好像有幾本是《東周列國志》、《封神榜》、《西遊記》之類，應該有不少插圖，否則怎會叫一個五歲的孩子著迷？母親沒有責罵我，反而成為她後來偶爾拿來調侃我的題材。或者，我這個超齡的「抓周」經驗，提醒她，日後環境怎樣窮，也要讓我把書讀上去吧？